



广州两“凤和”

□何牧晓

凤和，每逢这诗意的地名跃入眼帘，鸾凤和鸣、百鸟来朝，秀美画卷便浮现在我的脑海。在广州，一南一北的两座村庄不相约而同地以此为名，宛如一对遥相呼应的鸾凤眷侣，结下奇缘无数，却连“老广州”也不甚了了。

钟灵毓秀的南凤和村，面朝盈盈江水，背倚葱郁果林，庄严宝殿居左，巍峨古塔在右，不愧为有凤来栖的一方福地。这里的主人自古便勤劳、睿智，用小小板车满载绚丽夺目的绸缎布匹，从铁棚绵延的市集走到玻璃包裹的商厦，最终以争奇斗艳的霓虹华灯遮蔽了粉墙黛瓦，用通宵达旦的机杼喧腾湮没了窸窣虫鸣，在纵横交织的电缆线和烟火缭绕的烧烤摊之间逐梦，又掺杂着一缕追忆从前的怅然。

八十里外的北凤和村，却是造化宠儿。曾经一切都随村头古榕的投影徐徐轮转，村头老农抚着黄昏昏昏欲睡，稚童在榕树下追逐嬉戏，时光的步履被牵绊在这北郊一隅，直至村庄一夜间与贯通五洋的白云机场结缘。从此，钢筋铁骨的“鹏鸟”在此翔集，潜行地底的“巨龙”时刻奔波，将古村接入气贯奔涌的城市经络。青石上不见摘菜的农妇，古井旁少了避暑暂歇的壮汉，青苔舔舐着筒瓦，蛛网羁绊了窗棂。

幽幽云山，萦绕着呼唤伴侣的倩影；浩浩珠水，倒映着孑然独舞的团聚。和鸣共舞的团聚何日能重现？怀揣求索之心，我在细雨濛濛的早春探访北凤和。

面前并非臆想的泥潭，却是花海中蜿蜒的栈道。一架飞机静静停泊在村口，虽早已告别蓝天，但一对引擎仿佛时时刻刻

准备着迸发轰鸣，牵动古村再度腾飞。古祠修葺一新，简练的山墙纤尘不染；旧楼返老还童，奔放的涂鸦激荡青春。水塘中金鳞竞跃，汇聚八方财运；广场旁秀木亭亭，喜迎四海来宾。空港文旅小镇，便是北凤和的崭新名片。

徜徉在齿齿整齐罗列的小屋之间，门扉后是一方方独具匠心的玲珑天地；扶贫农产品展示厅、乡土美食馆和农家书院竞相诠释着老屋的灵魂。一户科创企业恰似凤巢中的初生雏鸟，迎接晨曦等待“破壳”。朝气蓬勃的青年结伴前行，她们是翱翔云端的倩影；当漫长航程告一段落，她们便栖居在这紧邻机场的桃源，寄存下一串湛蓝蓝色回忆。

惊艳于眼前的凤凰浴火，胸前的行徽令我如饮醍醐。寄望于恩赐的蜕变必是空中楼阁，发韧于耕耘的重生方可如愿以偿。涅槃，是果决扬弃，是戮力同心。山重水复之际，北凤和终于将禀赋转化为胜机，柳暗花明的关键，正是“住房租赁+乡村振兴”的全新理念。擘画蓝图，让旧楼化为温馨民宿；开渠引水，为村民纾解燃眉之急。

凤凰于飞，翱翔其羽。日新月异，是历史舞台亘古不变的旋律；不进则退，是时代浪潮颠扑不破的公理。城市更新的号角永不停息，南凤和也再次整装待发。

此刻，我满怀信心，和煦春光必将普照，益泉终能化为风景。这对历经沧桑的“凤和”眷侣，必将永远翱翔于五岭之上，永远和鸣于南海之滨，为新时代的宏伟画卷献上最殷切的祈盼与最诚挚的祝福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邮箱至邮箱：hdjst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“后备厢”夜市

□明前茶

夏天，公园里的“后备厢夜市”开张了。

林慧带着两个娃，在“后备厢集市”转了一圈，就买到了护眼灯、小零食、厚薄不一的袜子，还有各种小玩具，包括拧好发条就会在地上跳跃的铁皮青蛙、拧好发条就能敲鼓的苏格兰士兵偶人和按下按钮就会下蛋的母鸡。这些怀旧玩具都是林慧小时候玩过的，不知道这些“后备厢摊主”是从哪里找来的货源，总之两个孩子玩得亦乐乎。

他们拿着刚买到的吹泡泡神器，比赛谁能吹出并蒂泡泡。彼此，晚霞尚在燃烧，湖边的大草坪上微风习习，吹出的泡泡被镀上金色调的七彩光芒四处飘去，两个孩子的笑声、惊叹声在湖畔久久回荡，让林慧感觉到晚风拂在脸上，都有了绸缎触感。她从没想到，掀起这“后备厢的盖头”来，不仅可以像黄磊和周迅在《小敏家》中的场景一样，创造一个挂上串串小灯泡、倒上红酒便制造出的半平方米的浪漫小天地，更成为很多人接触社会、疗愈社恐的方案之一。

追着泡泡跑了一段，大儿子突然停下，建议妈妈下个周末也开着家里的SUV来摆摊。

林慧小工一惊。她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，入职15年，平日安安静静，心思极度敏锐，哪怕身为项目主将，开汇报会时她也会推搡同事去作发言人。她这样每天为能否胜任项目领导而失眠的人，这样一个能听到猫踩过瓦片声音的人，也能掀开后备厢来叫卖袜子拖鞋吗？

未等她出言否认，儿子已经被中蓝图鼓捣得满脸兴奋：“妈妈，你看，掀开后备厢就能摆摊，这事儿多酷。比如当软件工程师，可酷多了，不会吃香，你可以学一下马三立相声中的贯口；不会还价，您可以准备一个计算器，直接在上面跟顾客打暗号；不会跟人搭讪，我和妹妹这两个吉祥物往后备厢前一坐，人家就会主动来搭讪的。老师说得好，要学会观察生活，像蒲松龄一样摆个小摊儿，你就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故事，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物，你就会下笔如有神，这比上任何作文班都管用。”

也许是一句话打动了林慧。她转念一想，也好，遛娃、摆摊两不误，也许还能给娃儿提供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。她便征求孩子们的意见：“卖袜子、拖鞋、小台灯这样的爆品，咱可竞争不过那些老手，咱该卖什么好呢？”

两个孩子七嘴八舌地出主意：卖妈妈的收藏品，妈妈当年可是差点考上清华美院的人，你随手画的画都堆满储藏室，你不想有更多的欣赏吗？最少，要把水彩颜料的钱挣出来；要不，卖家里全新的餐盘和茶具，书橱顶上，有七八个纸箱都放满了这些瓷器，咱家喝茶吃饭都用不了，不如卖给需要的人；还可以卖掉妈妈的几十个纸箱，自从妈妈剪了超短发，那些仙气十足的头套都过时之高阁了呀……

半个月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……打开后备厢，打开一长串节能小灯泡，成为林慧领着二娃儿去看烟火人间的便捷路径。她遇到过半生不熟的汉语讨价还价的老夫夫妇，遇到过调侃她的水彩创意画，遇到与她合作书籍插图的图书编辑，遇到过一下子压上五对翅膀，想拍出绝美汉服照的年轻姑娘，她们撑着油纸伞来来往往，寻找灯笼与树影筛下的唯美光影，仿佛从戴望舒的诗歌中走出的人儿。

这世间，有人务实，也有人做梦；有人争相逐利，也有人闲散看云；有人开着马力强劲的超跑，也有人开着迷你节能的小车。总之，揭开后备厢摆摊这件事，让一向生活单调的林慧接触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也锻炼了她的胆量，不再跟陌生人一搭话就神情紧张、舌头打结。另一项意外收获是，自从开始摆摊后，她隐隐觉得，多学会一项技能，能从根本上缓解一点生存焦虑。她的喜感，终于不再被大厂裁员的各种消息所左右了。她知道，自己的专业是“软件引擎”，而自己的业余爱好，或许是一个超大的“后备厢”，一辆车就可以实实在在地穿过恼人风雨，把人带到“安好晴空下”。所以，做人不仅要有一个马力强劲的引擎，也需要一个让人安心的“后备厢”。

求学九嶷山

□李时平



1983年秋作者攀登至九嶷山城皇峰顶留影 作者供图

1982年8月，我前往地处湘南深山里的九嶷山学院求学。启程前与父亲告别，竟有似古人“念去去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”的感觉。临别之时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首已写成的诗稿“七律·勉儿诗”赠我：“莫做无知处世难，兼程九嶷路漫漫。韶华在苒催白头，岁月蹉跎引众讪。挂角负薪排室困，偷光映雪克家寒。历朝勤学人多少，青史垂名后起看。”

这首诗当时伴随我一路辗转千里。从距老家二十多里地的川坪火车站到郴州，要坐一整天，凌晨到达后转长途公共汽车，又是半天才抵宁远，再从县城坐公共汽车一小时，到一个叫洗洞的下车地，还要背着行李步行八里，爬过两座山头，走着崎岖山道，才到达尚未通公路的学院。

初见学院创办人乐天宇教授时，他已经82岁了。背有些驼，但精神矍铄，脸色红润，双眼炯炯有神，头发虽略稀疏，却梳理整齐，穿着一件银灰色的衬衣，给我第一印象就像是山中修炼多年的“得道高僧”。

乐老是中国著名农林科学家、教育家，老家是湖南宁远县九嶷山附近的麻塘村，少离家赴京读大学，之后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，耄耋之年的他没有在京安享晚年，而是想为家乡高考失利的青年学子“送一所大学”。1980年，他拿出离休时补发的五万元，独上九嶷山，在当地政府支持下，利用舜庙旧址，创办“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”。创办之初，“开国第一上将”、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将军曾亲临学院，感叹题词：“其始也简，其终也巨。”

光阴荏苒，我初上九嶷山至今已整整40年。仍记得当年我对神奇秀美、连绵不绝的九嶷山山脉万分新奇。九嶷山的山水是美丽的。喀斯特的地貌神奇瑰丽，一条九嶷渠山环水绕，漫过渠坝，流进舜庙，昼夜不息，加上舜庙周围高大的枫树，入夜有月光洒下来时，真有王维诗句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之境。这里四季都是美丽的。春天这里山花烂漫，云雾缭绕；夏天这里森林葱郁，一片清凉，紫霞洞更如世外桃源；秋天这里枫叶金黄，层林尽染；冬天这里雪压群峰，茫茫一片。我曾在日记中记载，我与同学于1983年12月28日大雪后去爬

舜庙东侧的海洋岭，三人站在岭头眺望雪后九嶷山，正是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红妆素裹，分外妖娆，让人感叹“江山如此多娇”。去年国庆节后我重返九嶷山，想再睹此景，已在此居住了40多年的乐老侄儿乐桂生（原九嶷山学院职工）却告知，因天气变暖，九嶷山已有多年未下过大雪，更遑论雪后美景，徒留遗憾。

九嶷山风光虽好，当时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很艰苦。我后来到延安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等大学，才明白乐老创办的九嶷山学院为何被誉为“八十年代的抗大”。当时学校租用了舜庙残存的午门楼和殿做课堂，又借用了九嶷中学的教室和宿舍，午门楼木板分隔，变成老师、学生的宿舍和学校办公室。学生宿舍不够分，我和乡友同学只得向周边老百姓租房。吃饭就是搪瓷口杯装米送去学校厨房蒸成饭，再买一些海带加油盐和水一起煮成菜。后来租了民房，几位同学才轮流用煤油炉做饭。但洗澡仍是用井水解决，那井水还真是冬暖夏凉。

乐老有时会来上修身课或召开大会作报告，没有大教室，我们就在舜源峰山麓、枫林树下、大草坪上、蓝天白云下、在群山怀抱中上课听报告。没有课桌，我们就拿自己的膝盖当课桌。

乐老虽已逾80高龄，仍亲自部署、指挥、组织师生，发扬他在延安抗大、自然科学学院（他任生物系主任）以及解放区的北方大学、华北大（他任农学院院长）一贯的“艰苦创业，自力更生”精神，自己规划，自己动手做红砖，自己建造校舍。同学们都被分派劳动任务，有些还要去数里远的山外抬木头……经过一番艰苦努力，群策群力，才有了后来一栋红砖楼耸立在舜源峰山麓。

学院创立伊始，只有三个专业：文史、医药、农林生物。师资基本上是乐老的原同事、学生等故旧，以及慕名前来义务教学的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。直接教授过我们文史系的老师，便有李续葵、黄定波、孔德杨、管隼非、刘淮、蒋太义、王文达、郑国栋、罗洪洪、秦桐华等，还有负责教务和党建思政的廖升、李坤洪、屈翠云老师。老师们追随乐老在九嶷山作奉献之时，也大多有六七十岁高龄。而当时生活、



九嶷山麓晨读 蔡俊荣 摄

教学条件十分艰苦，每人仅有每月5元的生活费，都不多取，一分报酬，甘愿为人类灵魂事业殚精竭虑，倾力奉献，真值得后人尊重。如今，除屈翠云老师今年95岁尚健在之外，其他人均已作古。兹在此深表怀念，祝老师们在天堂安好。

学院学生是全国各地来的，最远的有来自东北、新疆等边疆之地。我在此读书仅三年（包括实习三个月），结交了一大批同学好友。在校期间，我除了认真学习本专业的各项功课、参加建校劳动外，还担任过班长，组织参与过一些班级活动，有一次曾组织同学们自带粮油菜，徒步远足到60里外九嶷山的主峰三分石。此外，我还组织过班上同学参观玉岩岩等地，记得玉岩岩石壁上篆刻的“九嶷山”三个大字，是宋代人“未冠能文”的方信孺所题写，而东汉名臣、文学家、书法家蔡邕题写的《九嶷山铭》亦赫然于壁。此处后来经考古发现汉代的舜帝庙遗址，作为珍贵文物遗址保护起来，却已是离校若干年后的事了。

至1985年上半年，因乐老

和九嶷山学院名声在外，全国各地担任学院招揽毕业生，我为摆脱家庭困境，决定提前一年按大专学历毕业。当年四月我便与同班几个同学到湖南双牌县实习。我在县广铺担任实习编辑、记者时，每月有20元生活费补助，还有一间清爽明亮的配木地板的单间宿舍，每天在站长或副站长指导下编辑来稿，有时还会随副站长出去采访，回来自己写稿。每次听到播音员字正腔圆、清晰悦耳地通过“大喇叭”广播我写的稿件，都激发着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兴趣。这段经历也成为我职业生涯的前奏或序章。

实习结束后，我返校办理了毕业手续，便南下找工作，开启了人生新的一页。

时至今日，回忆起九嶷山时代艰苦的求学岁月，我依然心潮难平。这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一段岁月，也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这一时期决定了我之后几十年人生之路的走向。因此，九嶷山不仅是贤明圣主、道德鼻祖——舜帝的归葬之地，更是我的人生福地。

大美中国

梁园观石

文/黄春霞 摄影/方伟坚



四面来风



孤烟出岫

《大美中国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，紧扣“大美中国”主题，内容不限，可人可景可物。投稿邮箱至邮箱：ywdmzg@163.com，并请以“大美中国”为邮件标题，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适合我们的路

□郑贵华

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条帖文与回复，心里觉得非常温暖。发帖的是一名在今年高考中失利的考生。她因为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，就给那所大学留言：“我无数次幻想着里面会不会有我的一份。”“只有我，败下阵来”“我的人生会不会死在这个夏天”“是不是没有未来了”……句句流露出失意情绪。

面对考生的留言，在校热心大学生的回复堪称完美。回复中首先肯定地说：“现在的小伤心、小沮丧都是很正常的。”接着又耐心地劝说：“人生路漫漫，谁能保证自己一直顺利呢？”“有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坦然接

受命运安排，可能就是最适合我们的道路。”“换一个角度，不如向死而生，让我们在这个夏天，生长出新的人生。”

当我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，精神也不觉振奋起来。如果能以“向死而生”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困难，我想我们都能看到充满希望的明天。

我的孩子第一次参加高考时，也经历过这样的失败。分数出来的那一刻，原本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我们，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全都瘪掉了。为了能考上所理想的学校，我辞掉了工作，专心照顾她的饮食起居；孩子不用说，每天五点半起床，十二点睡觉，整日在题海中

厮杀。可我们拼尽全力，只取得了一个连二本分数线都没过的成绩。女儿躺在床上一整天，没说一句话。我也觉得自卑，没有勇气面对每个好友的问候。

但过了两天，我想通了，只要孩子健康，随便上什么学校也不是不行；要是不甘心，大不了再来一年吧。后来我和女儿商量，她勇敢地选择了第二条路，以“向死而生”的勇气，再战一年。一年后，她如愿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学校，开创了新的人生。

想起我师范毕业的那年夏天，坐在家里等工作调令的事。那个时候，“跳出家门”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，也是我们

这些农家孩子努力读书的精神动力。听说有人托关系争取好成绩，我也想试试。可父亲说，咱家一没钱，二没人，想找关系也没办法，能有个工作就行了。我听后心里万分失落。后来，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，有的分在市区，有的留在镇上，唯有我，回到了拼命想逃离的农村。

回到调令的时候，我心如死灰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不这么努力学习，说不准还能在城里当个工人呢。眼看着去单位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的内心也越来越烦躁，无法接受命运给我安排的这么蹩脚的人生。

母亲见我这样，安慰我说：“娃呀，你看你读书好，有一份

正式工作，是个‘吃皇粮’的人了。以后不用风吹日晒，也能早保收，多好啊。”摸着母亲粗糙的双手，看着她黑红的脸颊，我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去农村学校当个“孩子王”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直坚守在教师岗位上的我回过头看，却发现这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最适合的一条路——假如我当年不接受这个现实，我的人生或许还不如现在这般顺利。

正像那个在校大学生的回复中所说：“人生的路有很多条，每一条都有它独特的风景，谁也不能说哪一条不好，哪一条好。”只能说哪一条不好，哪一条好。只要坚持向善，坚持向上，就一定“生长出新的人生”。